

帆影跨山海：異域載筆中的香江往事

梅毅

香港的早期歷史並非荒蕪一片，而是一幅由海洋文明編織的繁華圖景。

在香港歷史研究的傳統敘事中，若只依賴中原正史，難免會陷入「嶺南邊徼」或「荒島敘事」的刻板印象。然而，阿拉伯商船上的香料賬簿、歐洲傳教士的遠洋日誌、東南亞史詩中的港口線索，恰恰拼湊出香港多元視角的歷史記憶——一個被國際商旅默默書寫，卻被本地文獻輕描淡寫的「隱形樞紐」，它曾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國際商船在此停泊補給，香料與文明在此交匯。

香港地區與海外的交集最早可上溯至唐宋時期，而記錄這一跨洋往來的最早海外文獻，出自活躍於海上絲綢之路的阿拉伯商人之手。

與中原正史側重於行政管轄及海防視角不同，阿拉伯文獻聚焦於貿易流程與民間交易場景。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馬斯歐迪所著的《黃金草原與珠璣寶藏》，雖然書中並未直接提及「香港」之名，但卻詳細描述了珠江口地區的貿易情況：「中國商船和阿拉伯商船在廣州港交易後，常常在廣州外港停泊避風，這個外港位於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之處。」這一描述與《新唐書·地理志》中關於「廣州通海夷道」的記載高度融合：「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一日至九洲石。」屯門即今香港新界西部一帶，是船舶離開廣州後遇到的第一個重要地標。

更何況，作為廣州通往南海的必經之路，香港屯門、大嶼山等海域，無疑是這些中國商船的重要補給與中轉節點。阿拉伯大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十四世紀中期訪問中國後，在《伊本·白圖泰遊記》中描述了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貿易盛況：「中國海域商船如織，大型中國商船常駐廣州外港，等待順風駛往南洋。」近代的考古發現更是為這些文獻記載提供了實物證據。在香港屯門青山灣遺址，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唐代青瓷碎片，其中包括越

窯、邢窯等，這些瓷器的形制與九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所著的《蘇萊曼東遊記》中「所產青瓷頗受西洋商人青睞」的記載相契合。

在一些東南亞古代文獻中，也保留了有關香港作為中轉站的貿易敘事。《爪哇史頌》這部被譽為十四世紀爪哇「百科全書」的宮廷史詩，裏邊詳細記載了東南亞與中國華南沿海的貿易往來：「滿者伯夷（爪哇古國）與中國華南沿海交往密切，中國商船攜帶瓷器、絲綢抵達巽他海峽，換取香料、珠寶。商船從廣州出發，經珠江口外小島中轉，補充淡水與食物，再前往爪哇。島上居民善長裝卸貨物，提供修繕船隻服務，收取少量報酬。」

《爪哇史頌》所載的中爪陶貿易往事，恰由香港與東南亞各地的考古發現，串聯成清晰可辨的實物證據鏈。香港宋皇臺、大磚村等南宋遺址中，散落着大量「廣東罐」殘片，其器型制式與東南亞馬來半島、爪哇島出土的同期器物，一脈相承；部分陶片還刻有與「南海I號」沉船文物相近的銘文印記，甚至有明確的「大觀二年」（一一〇八年）「紹興九年」（一一三九年）紀年，將這段貿易史錨定在具體的歷史時空之中。「南海I號」沉船上發現的佛山奇石窯、文頭嶺窯生產的醬釉罐，與香港出土的「廣東罐」同屬一系窯口，證實這些陶瓷經由香港中轉，運往東南亞各地。

歲月沉澱的考古遺存，不僅為文獻記載寫下生動註腳，更清晰勾勒出香港地區在宋元時期已成為中國陶瓷出口東南亞的重要中轉樞紐——在這裏，貨物得以集散、舟船得以休整，文明的脈絡隨帆影綿延至南洋諸島。

隨着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的推進，歐洲航海勢力逐步介入東亞海域，葡萄牙商人與傳教士的航海日誌，為清代以前香港地區歷史研究提供了最直接、詳盡的域外史料。這一時期文獻的核心敘事特徵，是將香港地區納入「南頭」的地理範疇——在萬曆元年（一五七三

年）新安縣設立之前，明朝官方與民間均以「南頭」統稱珠江口東岸的大陸與島嶼，其範圍涵蓋今深圳寶安、香港屯門半島及整個深港地區的海島與海域。其中，《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裏詳細描述了屯門的地理環境：「此處有優良港灣，可停泊多艘大船，岸邊有村落，居民以漁業與貿易為生，與廣州商販往來頻繁」。這些記載並非虛構——明代郭棐《粵大記》中的《廣東沿海圖》明確標註，屯門為今香港新界屯門，周邊的將軍澳、黃泥涌、赤柱等地名，與今日香港地名完全對應，證明葡萄牙人記載的「貿易島」正是香港地區的核心區域。

一五一一年的屯門海戰，是中葡首次軍事對抗。安東尼奧·加爾旺在《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旅行與征服》記載：「一五一一年，我們因拒絕繳納高額賦稅，與中國軍隊在屯門澳發生衝突。中國軍隊使用火銃與戰船圍攻我們的艦隊，我們憑藉火炮優勢堅守數日，最終因補給不足突圍。」而明代史料《蒼梧總督軍門志》則載：「佛郎機（明代對葡萄牙人的稱謂）恃其火炮，剽掠海上，擾害商旅，朝廷命汪鋐率軍征討，大敗之，逐其出境，恢復屯門海

防。」雖然敘事角度不同，但這些記載相互印證，反映出香港地區在明末海防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廣州的「海上屏障」，也是中外勢力博弈的前沿地帶。

十六世紀葡萄牙傳教士的航海日誌中提到：「南頭之域的居民多以漁獵與航海為業，善用獨木舟，與外來商人交易時極為精明。」這與香港考古發現高度契合：屯門、九龍灣等遺址出土的明代漁具、航海工具，以及帶有貿易痕跡的陶瓷碎片，均印證了當地族群「以海為田」的生活方式。另一位十七世紀中期西班牙傳教士則寫道：「中國南方的香料貿易頗為興盛，有一種名為『莞香』的產物，多從一小港運出，其氣味芬芳，深受士人喜愛。」這一記載與香港考古發現的明代香木種植遺址、蠟灰窯遺址完全融合，也與香港得名的「莞香說」相互印證，表明明末的香港地區已形成穩定的農業、手工業與貿易體系，而非一些敘事中所謂的「無人居住的不毛之地」。

回望這段歷史，海外文獻中的「香江往事」告訴我們：香港的海洋文明基因並非始於近代開埠，而是植根於千百年的海上絲路貿易與文明互鑒之中。這些跨越山海的文字記載，

不僅補全了香港早期歷史的拼圖，更為理解其作為「國際都會」的歷史淵源提供了關鍵線索。香港歷史從不是孤立發展的，而是融入到了廣闊的南海貿易圈中，這裏是商船往來的樞紐，文明交匯的舞台，其歷史遠比我們傳統認知的更加豐富和精彩。



◀香港貨櫃碼頭。

新華社

知天文識天象(下)

記得年少時，在我家店舖裏，常聽漁民在講天時氣候的變化……在沒有天氣預報的時代，故鄉的漁民是怎樣觀天象、預測

觀天象時，若見雲慢慢走，且雲高則風慢，雲低則風快，即大風漸勁，就得暫停出海。然北風勁但欲變南風時勁風會漸平，雲則漸變向南。

東埔村六百多年前至舊時代，因為沒有帆布，都用竹片編成竹篾帆（中間夾棕葉兩面都是竹子編的），而漁民出海都包黑色的頭巾，穿破襪（幾條破舊的衣服用針線層層納成的短袖襪），舊時代至今故鄉有句俗語「未食五月節糉，破襪不甘放」就是由此而來。這樣的破襪因為很厚很難曬乾，因此每個漁民都有兩三條。後來漁民耕海則穿白棉布納（擦桐油）的衣褲。直到如今不用再討海的漁民大都認為是：脫離苦海，離苦得樂。

記得有位九旬老漁民說過：當時四人用一艘小舢舨出海，（約二禪長，一禪為兩手伸直即左手至右手長度），這小舢舨既要容納四人，還要容納漁網，漁具，煮飯的灶、鍋，碗碟等等；且距離海水只一尺多高。每次出海都認為是攜帶戶口簿去，不回就入「龍宮」，記得有一次大浪瞬間劈頭壓下，其中一位還開玩笑說，不要這樣急嘛，早晚是你的！可見當時出海的兇險與可怕。漁民當時為了生存和養家，那是非筆墨能形容的艱辛。

後來發展出木質帆船等等。直到近年已基本用鐵殼機動漁輪為主，不但具有現代化製冷設備與導航系統，還能適應其他較複雜的海域，如遠洋捕撈等，而且可抗擊七級大風。

當二十四節氣的圓盤轉動至大寒，也即意味着舊歲終而新歲始，大寒一過，就「明朝換新律，梅柳待陽春」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曰：「十二月中，冷氣積久而為寒，大者，乃凜冽之極也。」否極

陽回，寒冷的盡頭就是華枝春滿。漫遊古園，果果冬陽裏，抬眸便看到梅樹光禿禿的枝丫間，已露出絨絨花苞，似初生嬰兒稚嫩的小臉，讓人凝望間心若向陽，滿懷希望，連寒風都有了暖意。

《逸周書·時訓解》曰：「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鶯鳥厲疾；又五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忍俊不禁之餘，腦海裏想到的都是收藏於藝術史博物館中的老盧卡斯·范·瓦爾肯勃赫（Lucas I van Valckenborch）筆下十六世紀尼德蘭村鎮中的漫天大雪。

雖然同館所藏的明星展品——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冬獵》作為西方美術史中首幅描繪雪景的畫作吸引無數來訪者的目光，但受其畫作影響、同樣擅長雪景畫的老盧卡斯·范·瓦爾肯勃赫也有其獨到之處。在和「勃老」次子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絢爛的《瓶花》同一個展廳中，瓦爾肯勃赫的代表作之一《冬景（一月或二月）》與之相對，哪怕是在盛夏時節賞畫，眼前的冰雪世界都能讓你感受到身臨其境般的寒意。

一五八四年至一五八七年間，瓦爾肯勃赫借鑒老彼得·勃魯蓋爾著名的季節組畫為奧地利的馬蒂亞斯

大公（Archduke Matthias of Austria）創作了一套將風俗畫與風景畫相融合，表現全年各個月份勞作場景的大幅畫作。現存的七幅畫作（其中五幅藏於藝術史博物館）均通過展現季節更替的自然風景及人們在換季時從事的不同傳統躬耕活動來捕捉每個月份的細微變化，其充滿紀實性的繪畫語言讓此系列季節畫對於掌握十六世紀尼德蘭人們日常生活

大雪紛飛的世俗煙火氣

二〇二六年初始，荷蘭和比利時等地突降暴雪。從新聞和短視頻中刷到當地暴雪導致的飛機延誤，以及人們在阿姆斯特丹街道上腳底打滑堪比溜冰的畫面：

忍俊不禁之餘，腦海裏想到的都是收藏於藝術史博物館中的老盧卡斯·范·瓦爾肯勃赫（Lucas I van Valckenborch）筆下十六世紀尼德蘭村鎮中的漫天大雪。

雖然同館所藏的明星展品——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冬獵》作為西方美術史中首幅描繪雪景的畫作吸引無數來訪者的目光，但受其畫作影響、同樣擅長雪景畫的老盧卡斯·范·瓦爾肯勃赫也有其獨到之處。在和「勃老」次子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絢爛的《瓶花》同一個展廳中，瓦爾肯勃赫的代表作之一《冬景（一月或二月）》與之相對，哪怕是在盛夏時節賞畫，眼前的冰雪世界都能讓你感受到身臨其境般的寒意。

一五八四年至一五八七年間，瓦爾肯勃赫借鑒老彼得·勃魯蓋爾著名的季節組畫為奧地利的馬蒂亞斯

大公（Archduke Matthias of Austria）創作了一套將風俗畫與風景畫相融合，表現全年各個月份勞作場景的大幅畫作。現存的七幅畫作（其中五幅藏於藝術史博物館）均通過展現季節更替的自然風景及人們在換季時從事的不同傳統躬耕活動來捕捉每個月份的細微變化，其充滿紀實性的繪畫語言讓此系列季節畫對於掌握十六世紀尼德蘭人們日常生活

活具有相當重要的圖像史料價值。《冬景（一月或二月）》是全系列的最後一幅。儘管「勃老」所繪《雪中的三王來朝》是西方美術史首幅描繪正在下雪的冬景畫，但直面瓦爾肯勃赫這幅雪景，最直觀的感受就是撲面而來且密不透風的大雪紛飛。畫布上密密麻麻卻清晰可見的雪花如實地反映出十六世紀「小冰河期」尼德蘭地區暴雪時的場景。畫作以一個鮮明的對角線構圖呈現，右下角的被積雪覆蓋的道路朝着左上方灰蒙蒙的遠景延伸，畫家以空氣透視法將暴雪中遠處的村落虛化，僅能隱約看到地平線和房頂朦朧的外輪廓。左側頂天立地的樹木與右側村鎮中的鐘樓遙相呼應，兩邊錯落有致的房屋與模糊且空曠的遠景形成視覺上的疏密對稱。而冰天雪地中所有的人間煙火氣，均來自室外那些直面風雪交加卻依舊充滿活力的村民們。

作為文藝復興時期寒冬取暖的唯一途徑，柴火是家家戶戶的生存必需品。在古老的尼德蘭日記中，收集和攜帶柴火無疑是冬季鄉村日常的典型景象。在瓦爾肯勃赫這幅雪景畫中，近半數的人物都和柴火有關。右下角騎在馬上的車夫滿載着一車柴火在雪中緩慢前行。在馬車左側一位村婦雙手插兜，帶着年幼的孩子頭頂木柴大步流星地冒雪前行，這一展現出超強平衡感的造型在漫天大雪中顯得極其瀟灑愜意。頭頂搬運貨物的方式在尼德蘭繪畫中頗為常見，魯本斯和「勃老」筆下的農民都曾以相同的運輸方式入畫。其他搬運柴火的人們散落在畫中各處，均以肩扛式的造型忙碌着。除了日常勞作的人們，雪景中還穿插着馬拉雪橇的交通工具，而雪橇車的造型竟和今日的聖誕老人「撞款」，頗為有趣。當然，畫中最生機盎然的細節在於那些玩得不亦樂乎的孩子們，他們彎腰拾雪、弓步互擲雪球的生動場面，不由得喚起了我那些鮮活的童年回憶。藝術源於生活，此言非虛。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變暖，讓人們早已淡忘了四百多年前處於「小冰河期」的尼德蘭地區在寒冬會迎來怎樣的雪虐風饕。由十六世紀老勃魯蓋爾首創、經由瓦爾肯勃赫發展，再由亨德里克·阿維坎普（Hendrick Avercamp）將雪景畫帶入荷蘭共和國、與同胞阿爾特·凡·尼爾（Aert van der Neer）一同將此風景畫種發揚光大，他們之間相隔近一個世紀的冰天雪地和人們在室外豐富的冰雪活動都被上述大師如實地描摹下來。那些畫中傳遞出充滿煙火氣的世俗趣味，才是尼德

蘭藝術的獨特魅力所在。不過，其中唯有瓦爾肯勃赫筆下的冬景將大雪紛飛具象化了。畫布上鵝毛般的雪花甚至已接近了後印象派大師修拉（Georges Seurat）所擅長的點彩技法，足以說明當繪畫表現語言足夠寫實，風格甚至可以超越時代。



◀老盧卡斯·范·瓦爾肯勃赫畫作《冬景（一月或二月）》。

作者供圖

山川輕寒，歲末迎年



人生在線

李仙雲

蕭瑟冬日，當動物們都處於冬眠與「貓冬」狀態，唯一被七十二物候收錄的「六畜」之一雞，首先感受到大地上陽气回升，光照漸強，於是，歇了一冬的母雞又開始下蛋孵小雞了。

幼時臘月，突然聽到雞窩裏傳來「咯咯噠」的鳴叫聲，我飛一般奔去。這「雞屁股銀行」所產的「金蛋蛋」，不光為我換來頭花、小人書，孵出的絨絨小雞，捧於掌心，讓人眸子發亮，心都被萌化了。

古人以花開音訊作為節氣物候標識，這便是二十四番花信風，正所謂「花木管時令，鳥鳴知四時」。大寒的花信風是：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初聞瑞

香，是在品讀《本草綱目》時，書中曰：「它的枝幹婆娑，柔條濃葉，四時青茂，冬春之交開花成簇。」

隆冬臘月，進入友人暖意融融的花房裏，一股濃香襲來，回眸就被幾盆開着黃、白、紫丁香狀的小碎花迷了眼。一問便知，這竟是我尋尋覓覓了許久的唐古特瑞香，難怪明代程羽文在《花月令》中說：「蘭蕙芬，瑞香烈，櫻桃始葩。」被擺至年宵花C位的「龍字」春蘭，這蘭中珍品，雖整株只有一花，但淺綠中略帶碧黃，花容麗，花莖細長，清香怡人。它讓我忽想起陶谷在《清異錄》中說：「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人，彌旬不歇，故江南人以蘭為『香祖』。」

當節令邁入一年的最後一個節氣，「冷凍至此盡，暖春賀年來」。街市與商超，入目皆是喜氣洋洋的「新年紅」。行道樹上，掛滿了小凌凌的紅燈籠，它們如滿樹紅花搖曳於寒風中。千門萬戶倒貼的「福」字與春聯，傳遞着新年的喜慶與福瑞。家家貼年紅，喜迎祥年，人們開心喜悅地置辦年貨，連空氣裏都漫溢着蒸供與糕餅香。

山川輕寒，歲末迎年，當山川大地一片清冷蕭瑟，煙花在夜空璀璨綻放，喜慶新年的序幕也一點點拉開。「造物無言卻有情，每於寒盡覺春生」，在盈盈梅香與鳥兒的歡鳴聲裏，我似聽到了大地回春的輕響與悸動，春正向我們緩緩而來……